

## 拨开历史烟云 照见民族气节

——观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海报。资料图片

抗战主题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近日热播,再次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历史题材怎么拍,才能润泽人心?

历史是一面镜子。《八千里路云和月》以丰富的剧情、真实的场景、鲜活的人物、饱满的情感,为观众拨开历史烟云,照见我们来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展现民族气节的血与歌。观剧过后,萦绕我们心海、让我们无法平复的,是近代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空前浩劫和深重苦难,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真理。作品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把握重大主题思想、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努力以剧为媒、化育人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战争与爱情,是宏阔而永恒的创作主题;战争与和平,是紧系人类心结的历史命题;战争与人性,是需要直面正视的灵魂追问。该剧在这三个维度上精心构思,人物线、时间线及多重副线相互交织,主角、配角和群演互为烘托,完成了一项高难度影视创作工程。

剧中烽火年代的爱情,是无尽的遗憾和残缺的美。从张云魁和丁玉娇、孟万福和韩小月的离散,到四人阴差阳错的迥异结局,尽管剧中人早已释怀,剧外的我们仍不免唏嘘和无奈。爱是真挚的,散也是真实的,而发动罪恶战争、制造人间悲剧的侵略者,才是真正元凶。

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意象,九个中秋节里的九轮圆月,映射着人世间的残缺。抗战时期,阖

家团圆只能是杳无音信的亲人之间无尽的思念与奢望。对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的向往,化作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国难当头时,“时穷节乃见”。作品塑造了由各阶层人物构成的抗战群像,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深刻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军人张云魁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拿出宁可战死绝不投降的英雄气概,也在新四军团长谢语峰的感召与指引下,从“小我”走向“大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张云魁老父亲为代表的中国文人,没有选择苟且偷生,毅然痛斥敌酋,满腔浩然正气;田家泰身为民族资本家,骨子里深植爱国情怀,面对强取豪夺的侵略者和助纣为虐的汉奸商人文人,斗智斗勇,千方百计支援抗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孟万福、韩小月,在压迫中觉醒,在绝境中反抗,他们的抗争是当时最广大中国百姓的写照……这些人物,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社会抗战“全景图”,显示出只要为民族解放而战,为国家生存而死,为守护安宁而争,为追求和平而奋起,芸芸众生便都是英雄。

以真情动人,更用真实感人,电视剧才能发挥育人作用。由此看来,该剧在艺术手法上仍有提升空间。有的台词与人物形象存在反差,个别台词拔高硬靠,效果反而打了折扣。人物形象塑造上,个别角色的精神成长和感情过渡还可以更“丝滑”,以进一步提升整体艺术效果。

抗战题材的开掘永无止境,《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笔,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剧集作出新的探索。

来源:人民日报

## 《我的山与海》:以山为根、海为梦的奋斗传奇

近期,《我的山与海》热播。这部改编自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作品以时间厚度、空间广度与人性深度,谱写了一段女性励志故事。

原著《我和我的命》被誉为“女性版《人世间》”,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与散文诗气质。小说以女主人公方婉之的第一人称叙事,以类似社会学观察的冷静笔触,审视自身被遗弃的命运、养父母的处世方式以及原生家庭难以挣脱的生活困境。这种偏重心理刻画与哲理思辨的文学表达,对影视化改编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我的山与海》以“山”“海”为贯穿全剧的空间意象,将原著偏重个人内省与哲理独白的叙事方式,改编为多线并进、众声交织的史诗格局。创作者对原著情节进行戏剧化提纯,将方婉之的个人成长故事扩展为“创业三姐妹”的群像叙事。坚忍理性的方婉之、豪爽仗义的李娟、感性柔韧的郝倩倩,三人性格互补,共同构成一幅丰富多样的奋斗图景。同时,创作者将原著中零散的生活片段和商业探索整合为清晰的职场进阶与创业闯关线,使叙事节奏更紧凑,更符合电视观赏需求。

《我的山与海》将女性励志叙事深化为精神自洽、女性互助与生命成长的多维议题。如果说以当下的眼光审视,多年前的电视剧《外来妹》存在女性仰视男性的叙事逻辑,那么今天的《我的山与海》则以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为核心,呈现出男女平等的认知格局。

主角方婉之是全剧最具戏剧张力的角色。她的成长底色由养父母赋予她的文化积淀以及她与生俱来的底层“闯劲”两股力量交织而成。从被庇护的“温室花朵”,到在丧母之痛、感情欺

骗与退学打击的接连冲击下,毅然南下深圳、重新出发,剧集完整呈现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洗碗切菜、流水线打工的辛苦里,在被命运一次次打倒又爬起来的挣扎中,慢慢攒出了直面这个世界的力量和底气。果敢、倔强与清醒,是她超越传统“苦情大女主”的根本所在。李娟是千万农村打工女性的缩影。她质朴、侠义、精打细算。为给父亲治病,弟弟盖房,照顾为救人而牺牲的未婚夫的家人,她可以豁出性命。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坚忍与义气令人动容。而郝倩倩代表时代洪流中在欲望与道德间挣扎的另一种典型。她世故、精明,试图利用美貌追求财富,但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姐妹的温情。剧作并未美化她们的缺点,也未掩饰她们在金钱面前的渴望、计较与摇摆。正因为她们并不完美,她们最终的坚守和抉择才更显珍贵。这种刻画,使这组女性群像立体丰满,展现出震撼人心、激荡时代的力量。

《我的山与海》坚守原著深厚的文学内核,精准回应无数普通人关于命运、成长与自我价值的现实困惑。养母“人有三命”的教诲是方婉之的座右铭和全剧的题眼:“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方婉之与身为副市长的养父的



深挚感情不依赖于血缘,而是建立在精神引领与文化遗产上;方婉之面对贫困的生身父母与原生家庭时的纠结、怨怼与最终的释然包容,既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也道出了成长的真实代价。其故事对“普通人如何在既定命运中找到人生的尊严与价值”的问题给出答案:我们无法选择“天命”,但完全可以通过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实命”,通过阅读学习、自我反省提升“自修命”,做一个“平凡的好人”。

故事结尾,方婉之携收养的孤儿回到神仙山顶,“山”与“海”的隐喻得到升华:山是故土与根脉,海是远方与理想;走出去是为改变命运,走回来是为改变家乡。《我的山与海》通过叙事重构,为当代现实题材影视剧如何接续文学传统、回应时代情绪、塑造可信可感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样本。

来源:光明日报